王忠文公集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忠文公集

(五)

王禕撰

王忠文公集卷十

擬春秋文辭一十首 并序

春秋之世。王室之告諭。列國之往來。專尚乎修辭。故閔馬父謂文辭以行禮。而仲尼譏非文辭不爲功。觀乎左氏內外傳所載。凡其爲辭。皆從容委曲而意已獨至。蓋是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之久故。辭氣不迫。非後世專學言語者比也。禘之少也。喜攻言語之學。閒嘗擬爲當時之辭若干首。顧其辭氣。庶幾乎古人。徒以志學古之意焉耳。

齊桓公請成于魯

齊桓公將圖伯。諸侯與之。既爲會于北杏。魯獨後從。乃使請成于魯曰。昔文、武之造周也。時則有若周公及我先君太公。任居股肱。有大勳勞於天下。是以周公封魯。太公封齊。以藩屏周。及成王嗣位。使召康公錫命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載在盟府。世世子孫。其曷爲敢忘。平王之東遷。周有衰德。我先君僖公屬東諸侯。將修其先職。惟魯克念周公之故。隱公實與同好。而僖公無祿。業用弗就。爰及今茲。王綱日弛。內而兄弟之國。廢侯制。外則蠻彝猾夏。侵敗王略。寡君圖惟率先王之命。承先君之志。而侯伯之職是修。以尊王室。外撫四彝。而綏和我諸夏。非賴我一二兄弟同心僇力。其曷有濟。大國周公之

胤祚世秉周禮諸侯之望於是乎在譬諸衣焉君猶領也網焉君猶綱也大國若惠徼周公之靈率先諸侯與我同好諸侯其孰有不從於以崇信明義宏濟大業寡君之願而非所敢望也敢布以請唯大國實重圖之於是莊公及齊平而盟于柯

齊桓公告諸侯盟首止

惠王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帶齊桓公定其位既合諸侯會世子于首止且使管仲言于諸侯曰諸侯之國藩翰王室猶手足之衛元首王室之寧諸侯之福也昔在文武父作子述用建王業成康繼之持盈守成曰靖四方至于厲王躬秉虐德流居于彘而宣王在幼則有召公虎長而輔之克祗厥紹以中興周則以名之素定故也天不靖周幽王昏庸溺愛少子伯服將授之位而太子宜臼是害宜臼奔申申伯與西戎伐周幽王戰死諸侯乃舍伯服而立宜臼是爲平王平王東遷王室用微是則王室之不寧由王嗣之建乖其適孽有以致之抑非我兄弟之能致力於王室亂其曷有救寧今世子名則適嗣其猶平王之當立而叔帶效尤伯服將反易天倫自作不靖以貽王室憂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貴適賤孽名之正也今我兄弟奉先王之命會世子而定其位以正名也名者義之經也義者禮之宗也禮者政之本也名以正義義以生禮禮以出政政以立國治之道也王室之治而亂靡有生我一二兄弟其何福如之我兄弟其或名之弗共而棄禮畔義崇慝黨譸以奸先王之命而啓亂原文武成康之靈如天在上其

誰敢弗虔而猶敢弗虔。是棄文、武、成、康之命。而以幽厲待吾天子也。我兄弟盍終圖之。諸侯乃尋盟。

晉欒枝對楚

城濮之役。楚子玉使鬬勃請戰。晉文公使欒貞子對。且數楚曰。天禍中國。而楚焉是肆。惟爾楚輦路藍縷。以啓山林。翦焉陋荒。僻在外服。而恃其險阻。僭竊名號。以抗衡于中夏。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王貢之不供。王度之不守。齊桓公是以糾合諸夏。南向問罪。召陵尋盟。亦既悔罪。屈服中國。庶其有寧。而天未悔禍。齊桓即世。及茲一紀。夷德無厭。復肆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漢陽諸姬。夷滅殆盡。惡積慝稔。皇天后土。同所憤疾。我寡君夏盟是主。以徵福于中國。是用悉索敝賦。以與楚相周旋。惟是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故退避三舍。圖以爲報。楚大夫必將狃於一戰。以決勝負。則曲非在我也。寡君亦惟小惠是徇。而大恥未雪。非所以明天常而共王命。敢煩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國表裏山河。使幸而捷。楚其猶敢北向。楚而敗也。雖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吾恐其亦何恃。惟大夫圖之。

晉文公請王狩

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將以諸侯見。乃召王狩。使請于王曰。臣聞之。天子五載一巡狩。方岳而諸侯會同。咸述所職。昭王制。謹侯度也。肇自唐虞。於禮爲古。故我周之制。因而仍之。昔有宣王。承厲王之亂。爰巡狩東都。諸侯畢會。故業用中興。功昭復古。自是以來。茲禮不講。王室之不競。豈職此之故。惟平王之東遷。時則

先臣仇實資依輔勳在王室今臣重耳率諸侯信大義共先臣之業以同獎王室惟是巡狩之典不宜久曠故願親舉玉趾照臨下土式遵先王之舊則豈惟我諸夏列國各修朝覲以行述職之禮將威靈所被四夷荒服莫不震疊來享來王其誰敢或後臣重耳敢用稽首再拜以請天王遂狩于河陽

周襄王錫命魯文公

魯文公元年周襄王使毛伯來錫命王若曰嗚呼維昔周公相我成王成文武之志崇禮興樂弼成至治厥勳茂焉爰祚大國受封于魯周公卽世成王追念其勳庸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是故諸侯之於王室魯最親且尊而王室之視魯猶大廈之有柱石實嘉賴之在禮諸侯嗣位喪畢則來朝以士服見於是乎有衰冕圭璧之賜始受命焉今叔父承周公之統撫有魯國余不佞恐以彝典勤叔父是用使毛伯衛往錫余命昔成王初政周公戒之有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今余亦以命爾嗚呼叔父其尙懋敬之哉

周告齊請城王城

周靈王一十三年穀洛鬬毀王城周將復城之使告于齊曰昔我太王王季肇基王迹實在西土至於文王誕膺天命天下歸周爰邑于豐武王克商既有天下復京于鎬然當武王之克商也九鼎實遷之洛其言曰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大室將營周居于洛而未遂成王踐祚周公召公相之首洛邑之是營故書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洛邑旣成用建成

周稱東都焉成王實來遷于文武乃歸宗周而周公留洛簉前人成烈則是武王成王雖未嘗都洛周以是爲宅中有望於嗣王也迨至平王乃始東遷成周克紹先志將二百年于茲矣王室之旣卑非復先王之盛抑徼福假靈於武王成王故罔致廢隕今天降災于周穀洛水鬬王城毀焉以宗廟社稷之重弗獲奠安而財用匱乏土功之不易余一人憂懼不遑寧處伯舅東表之大國職在夾輔世有勳勞於王室今若復肆大惠修成周之城俾王室奠安余一人用寧則周公召公之爲也其何功如之厥功所施豈惟余一人是賴武王成王之靈實龍嘉焉齊人乃城王城

魯季孫行父對晉遷鄆

魯文公六年使季文子聘于晉至晉襄公卒晉人辭焉文子對曰晉主夏盟於今再世大邦小國畏威懷罪歲時修好孰敢有闕雖然敝邑之徼好於大國則非徒霸力之是懼也周公唐叔親則兄弟後世子孫繼好修睦罔敢有失墜寡君之嗣位六年之間君臣會盟于晉者五朝聘于晉者二凡以敦先志昭舊好也夫物以行禮禮以合好是故行父之來寡君親授之玉俾奉于下執事庶幾成禮以踐前好今天不弔晉不幸晉君棄羣臣而大夫以喪故辭使寡君之願不得以遂是因一國之故而廢二國之好也無乃不可乎行父聞之禮有常有變變而得宜固爲正也執事若徼惠敝邑俾行父得奉玉帛以薦諸几筵因變而成禮將寡君之心晉君之靈實鑒臨之二國之好其何有厭斁晉人許之成禮乃還

高帝封功臣鐵券辭（史唯載帶礪而下四句・今補其辭・末二句・從漢楚春秋・）

惟六年冬十二月甲申．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者．功成治定．皆列爵分土．以廣封建．示天下爲公也．朕平秦亂．海內爲一．不五年．遂成漢業．此雖天之所命．抑諸臣之功也．褒有德．賞有功．古今通誼．朕不敢私．謹命有司次第功狀．封爾徹侯．用建爾國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烏虖．敬之哉．

張良辭高帝（史載良語簡・今衍其辭・）

張良佐高帝．定天下．既以功封留侯．即謝事引去．辭高帝曰．臣聞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老子之教．貴乎知足．孔子之道．在乎時行時止．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臣愚無識．然竊明此久矣．以家世相韓．不忍韓滅．誓爲韓報仇．故不愛萬金之資．艱難從事．獲事陛下．今仇韓者已滅．而天授陛下．不五年一海內．然臣未嘗攻城野戰．效寸尺之功．徒以三寸舌與謀帷幄耳．陛下幸過聽．故時時言輒中．此陛下之明．天之所命．非人力也．今漢業已成．諸功臣皆剖地受封．而臣亦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知足不辱．滿盈者．天道之所忌也．昔者范蠡佐越亡吳．魯仲連爲趙絕秦．張孟談相趙敗智氏．皆功成不居．即引去．此三子者．當戰國時．士無定君．君無常臣．猶得進退各遂其願．況今天下爲一．萬姓臣妾．人必各獲其所．乃可．陛下誠愛臣．願縱臣．臣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志願誠足矣．

文帝賜吳王璽書

朕念高皇帝艱難定天下。衆建親支。用作漢藩輔。所以隆本厚基也。王王南土。秉德奉職。以衞社稷于茲有年。今春秋高。多疾病。數欲入朝不果。朕惟親親之故。每惻焉疚懷。如聞外之議云。王頗有慊。不欲朝。故託於疾耳。朕竊怪之。朕縱不能修德飭行。以信天下。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謂宜有以贊導之。豈肯疏其所親。忘先帝之念乎。朕所不信。故明以諭王。遣使賜王几杖。各一。王其親醫藥。自厚。毋遺朕憂。詩不云乎。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惟王其念之。

武帝置五經博士詔

昔孔子贊易。刪詩定書。作春秋。修禮樂。厥爲六藝。然樂以與詩表裏。無成書也。帝王之道。五經備矣。秦爲無道。燔滅典籍。以愚黔首。因庶亂亡。漢興。我高皇帝馬上得天下。詩書之事。未遑暇也。孝惠皇帝。始除挾書之律。孝文皇帝。復廣游學之路。經籍自是稍興矣。今易以卜筮。故幸亡恙。詩亦次第以具。春秋有公羊氏、穀梁氏傳。故傳書有伏生所傳。禮有高堂生所傳。五經蓋粗完矣。然去聖日遠。章句遺辭乖疑。離析先聖之道。鬱而不章。朕甚閔之。今建立五經爲置博士。使各專其業。用以扶微學。尊道藝。庶幾異端扁息。聖眞顯著。稱朕意焉。

賢良對武帝策（武帝本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云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今按仲舒所對・在建元元年・宏所對・在元光五年・而此年所策・史闕其對・故補爲之・）

詔曰。朕聞音在唐、虞。畫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內

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食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烏虖何施而臻此歟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冰未知所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德不能遠媲此子大夫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書以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對曰臣聞帝王之治有本有文仁義道德本之謂也禮樂刑政文之謂也本以立之文以輔之此至治所爲成也夫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卽仁也仁卽其所以生物者也天地不惟自生物也又以是理賦於人而人秉之以具諸心故曰仁人心也天地之生物也細而草木鳥獸大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之處之必各得其宜也得其宜者義也義雖在外而制之者心也故義者心之制也道也者天之所以示人而人由之之路也風雨霜露日星山川無非至教之示人人由之而能察則日用事物各得其所當行也德者行道而有得之謂也天之運也健而不息天之德也地之載也厚而不崩地之德也人能體天地之德以爲德行而有得焉故爲德也天地之間萬物區別各有序也聖人因其有自然之序也制度品節之而禮興焉吉凶軍賓嘉三百三千之目是也天地之氣流通感召本至和也聖人因其有自然之和也鼓舞動盪之而樂作焉咸池雲門英莖韶濩之類是也夫人心不能以皆善也故有流而爲邪僻聖人慮夫禮樂之教民或不能盡化也於是刑政制焉五刑之屬至於三千而法令之布大綱小紀具有科條凡以防民使去惡而遠罪也是

故仁義根乎人心之固有者也。道德體乎天地之本然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孔子曰。在明明德。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居仁由義。道德全備。則五典以秩。九疇以敍。故此四者。治天下之本也。禮樂以興起人之善心。防於未然者也。刑政以懲戒人之邪心。禁於已然者也。記曰。禮樂流行。天地官矣。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刑政。兼舉而並行。則九經以正。六府三事咸得其宜。故此四者。治天下之文也。夫本所以立治也。不可不同。故二帝、三王爲治之意。無不同也。文所以輔治也。不必盡同。故二帝、三王爲治之法。未嘗同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蓋其因者本也。所損益者文也。立之以本。輔之以文。帝王之治。亡不繇此。至治之成。而教化之美。固有不期而然也。是故唐、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而不犯。成、康之世。刑措而不用。日月所燭。莫不率俾。海內肅愼。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氐羌徠服。蓋內而民人。外而夷狄。皆繇於教化也。是以日月不蝕。星辰順軌。而天道得其寧。山林不崩。川谷不塞。而地道得其平。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出圖。洛出書。而禎祥諸福之物畢至焉。斯皆至治之成。其效然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正謂是也。漢室之興。除秦之暴。高帝躬創大業。功配堯、舜。孝文、孝景。善於持盈守成。比迹成、康。宏業休德。蔑以加矣。陛下承先帝之統。居帝王之位。奉帝王之職。固宜推古帝王所以爲治者而施之。然而至治之效。未臻於古者。意者爲治之意有未至。爲治之法有未周也。夫苟仁義道德。爲立治之本者既至矣。禮樂刑政。爲輔治之文者既周矣。教之既

明化之既成而至治之效猶弗古若者未之有也臣聞帝王之治非可以速成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此言必積累乃至也漢興迨今且維其時而厥效未覩宜陛下之以爲歉也臣惟高帝之撥亂反正文帝之恭儉謙讓仁義道德之意蓋已至矣獨其稽古禮文之事乃未遑暇此固有待於陛下也陛下遵其意修其法已至者加之意焉其未至者勉強而力行焉推而致之二帝不足三王不足四也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此之謂也臣愚識見淺薄不足以奉大對册曰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此非愚臣所敢知也謹昧死上愚對唯陛下裁擇

張湯議肉刑

臣聞帝王之制刑輕重貴在適中中則事允而情稱故死人不爲怨生人以爲恩也且死不可以復生也故罪有重抵死而情輕者聖人不忍卽處之死於是肉刑制焉所以減其死而全之生使適輕重之中雖曰傷殘支體固愈於卽死矣夫唐虞之時象刑而民不犯其治不可及矣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因而用之未之有改誠以俗薄於唐虞也漢初懲秦之暴蠲煩解苛以就簡便約法三章然大辟尙有三族之誅高后元年始除三族罪及孝文皇帝遂詔除肉刑三著爲令甚盛德也是時丞相蒼御史大夫敬奏諸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皆棄市且肉刑

本以減死設令當劓者笞至三百斬左趾者五百率多死而斬右趾者又當死是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也孝景皇帝謂加笞與重罪無異宜更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得全後復減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自是笞者輕得全矣夫笞而獲全固已輕矣然去笞一等即入於大辟無已輕重懸絕乎故令笞罪太輕不足以當減死之律以故奸宄不息而犯法者滋益衆公等議以爲復肉刑便夫肉刑適輕重之中重不抵死輕不使人得苟免三代所常行者也今俗薄於三代奈何用唐虞之刑失時中之誼乎且去笞輒當死是以死罔民也降死即從笞是末減太甚也輕重失中莫此爲甚周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又曰屬于五極咸中有慶故中聖王制刑之本指也臣竊聞之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臣愚以爲肉刑之制近古而便民省刑之本求生之道也故欲使民遠罪而復三代之治莫如復肉刑便

司馬相如解客難

客有難司馬相如曰蓋聞六藝之文尚已包犧氏之作易有畫無書迨文王、周公卦爻乃有辭孔子傳之其言豈嘗支而造化之蘊陰陽之賾情性之原事物之故鬼神之情狀吉凶之兆朕莫不該焉唐、虞之政二典以全雅頌十三國之風僅三百篇至於春秋辭益謹嚴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以萬六千五百言昭法戒定賞罰一字之褒華袞之榮片辭之貶斧鉞之戡從斯而談五三六經之文不亦既簡而不繁乎先

生固蔚然一代之辭宗也。謂宜攄撫帝王之要。採掇古今之類。探道奥。抽聖秘。總攬三才。揆括萬彙。作漢一經。襲舊六以爲七。庶幾繼孔氏之志。以作憲于萬世。然乃競其瑋麗夸誕之言。肆其淫泆侈靡之指。虛談詭語。無補於彝倫。濫說溢辯。不遵乎政治。曾何崇論宏議之匡國曷有眇意幽思之燭理。荒習變眩。徒馳騁於有無之際。借曰多識博物。賦頌所託。勸百而風一。譬猶鼓鄭、衞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且夫立言不經。雖好不式。措意不古。雖廣不極。先生之於文。雖落筆萬言。揮霍充斥。簡累牘聯車輦庋積。意者其殆無益乎。相如喟然嘆焉。乃應客曰。嗟乎陋哉。子之言文也。子以爲章句之間。言辭之末。爲足以盡夫文乎。文之時義大矣哉。經緯天地。黼黻造化者。固文之至也。易曰。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救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于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此皆文之謂也。是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弟、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乎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者也。由斯觀之。文之爲道。可謂閎矣。六經之所著。其無以易此矣。方今大漢道濟燧庭。德儕犧軒。肩堯舜而踵湯、武。友周、孔而臣曾、顏。然且開陽闔陰。旋乾轉坤。囊籥元氣。陶冶至仁。上之則日月星辰。風雨雷霆。各順其序。下之則山川草木。夷狄禽獸。咸遂其倫。鹿恩汪濊。大化斖淪。旁薄輪囷。葳蕤紛紜。於是位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敍九疇之數。本之以道德。飭之以

禮樂美之以孝弟容之以功業明之以教化綱之以刑政聲之以號令昭然乎宇宙之聲靈也粲然乎官府之儀章也秩然乎朝廷之等威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紊內外不濵人倫既正風俗既淳而王道成矣此固今世之文儷靡嫚媠盛於五帝三皇然也僕誠不佞西蜀之鄙人習業儒術服膺先王之教之日久矣生逢休明竊仕王朝雖職非台輔不能燮天緯調化鈞任彌綸裁成之責固嘗望清光奉末議得以揚大道陳古誼斯文之事略效其一二仲尼有云天之未喪斯文也此僕以爲己任而不辭譬如大化回春吹管亦以助其氣大明當天引燭將以宣其煇力則甚綿功則甚微而志之所見庶幾暢六經之道續孔子之緒而不墜語不云乎當仁不讓於師而僕亦奚敢以遜爲且孔子之修經緜道否於用乃託之空言耳是以其言約其義周其辭近其旨深夫苟推而致之功用所施豈不既衍且博哉今大漢之文衍矣博矣蔑以加矣又曷以議爲哉若夫風雲以爲體花木以爲象辭華以爲質屬句以爲數音律以爲本雕鏤以爲飾組繡以爲美浮淺以爲容華丹以爲明偶對以爲綱鄭衛以爲聲璋麗以夸誕淫泆而侈靡風流忘返誇詡於章句言辭云云者此特文之一節也僕固亦從事於斯豈嘗弊精靡神留連而沈溺哉亶時資以爲游戲翰墨宣暢性情之具耳客遽以是欲盡僕之文耶苟以是爲盡僕之文是猶航斷溝絕港而指以爲河海聆箏笛之嘈啾而擬鈞天廣樂之奏豈不謬哉

宣帝賜趙充國書充國破羌・帝凡五賜書・最後羌既破・召還宜有書・而史闕・故補其辭・

皇帝問後將軍日者煩將軍以邊事朕以師出國重費虜宜卽滅兼將軍年老加疾萬一不可諱誰爲朕理邊者故詔趣將軍急擊羌將軍計國萬全持重不暴謂虜當以計破宜且留兵屯田內無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此必禽之具計爲便朕奪於羣議頗疑將軍怯丞相相言將軍數畫軍策言常是任其計可必用故朕遂決意聽將軍今來奏已破羌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飢餓死者五千六百人定計遺脫與前輩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前後舉不外將軍計徵將軍持議堅切豈致如是耶自今以來朕無復西顧憂矣將軍其班師振旅以還道路疆餐食自愛

太常博士答劉歆書劉歆欲建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與博士議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私書責之當時博士必有答歆書而史不載故補其辭

辱書欲建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三者皆列於學官此誠閔經籍之錯亂憂聖道之廢失甚盛心也然其事顧有不可行者故願以復于執事昔者竊聞之孔子大修六經之文易爲十二篇詩取三百十一篇書定爲百篇春秋亦十二篇而禮之目蓋儀禮三百曲禮三千或曰孔子之於禮常欲裁以爲書而未成故其言曰吾欲觀夏禮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欲觀殷禮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自戰國之亂習經者既鮮及秦亡道燔燒三代之書於是經籍滅矣然唯易得以卜筮故存漢興久之詩始乃與而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乃成其或全者亦以託於諷誦不獨在於竹帛故也若禮

之爲書缺壞最甚漢初高堂生所傳唯士禮十七篇及魯恭王壞孔子堂乃得古禮經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以上之而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正同餘二十九篇藏之祕府因謂爲逸禮然正禮殘缺久矣故范武子不識殺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自孔子歿七十子之徒其撰所聞爲記而其後月令呂不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則未知今之逸禮其盡出於孔氏歟否歟百篇之書當秦燔書時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於家楚漢之際失其所藏文帝時勝口授鼂錯勝既耄昏乃謬合三十四篇爲二十八篇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得五十八篇爲之作傳是爲古文尚書既畢會國有巫蠱事訖用不聞而其傳遂絕近時好事者乃頗僞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武成旅獒冏命等二十四篇彼徒略見百篇之敍故以伏生二十八篇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求與孔氏五十八篇之數合則是今之所謂古文尚書者又未知其果出於孔氏否也春秋之作自當時高第弟子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繇其辭謹約而義隱微也夫子既筆削成書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取史記備著其事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則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者固非然其去取是非頗謬於聖人謂左氏爲得聖人修經之旨亦非也今執事欲以此三事置博士列於學官豈誠以逸禮古文尚書爲出孔

氏左氏爲有合於聖人歟此固有司之所不敢知也且當漢初承秦燔燒之餘挾書之律方解天下文學稍稍始出如萌芽然國家亟於興儒學崇道藝故諸子傳說廣立於學官爲寘博士以扶植而統理之今儒術之興既久典籍粗完則凡非聖之書固所宜斥絕而傳說之無補於經者亦在所宜擇也執事拳拳於此爲聖道計誠可尚矣然衆言殽亂異說紛紜適以爲聖經之累亦盍深察力辨之顧乃牽於世俗之恆見昧於聖人之大道是非眞僞無所釐正猥以見罪於有司意者執事之於載籍未始博極歟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遂直爲此悖悖也夫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天下之寶也設有殘闕焉亡害其爲至寶也今乃因其殘缺他求魚目燕石以擬之是使至寶無別也執事誠以聖經爲寶也則宜聽其殘缺以信其所爲寶不必獎異說殺衆言謬以非寶爲寶也夫聖經雖有殘缺而聖人之道萬古一日如日月之麗天或時剝蝕終卽必復執事又奚必過以爲憂乎執事過憂之是信日月之蝕而不復無是理也承書辭責備過當故不得不辨

麒麟閣蘇武頌　宣帝甘露三年畫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形象麒麟閣霍光以下趙充國蘇武等十一人成帝時西羌有警上追念充國召黃門郎揚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意武嘗著名□□宜亦有頌故擬爲之辭

巍巍漢德與天無極執居方外阻限絕域帝謂廷臣是宜羈縻我示吾信以填以綏乃追信使諭以威德使執爲首惟典屬國杖節而邁位于北鄰矯矯風概氣奪三軍如何蠢蠢大義弗循反常逆順抗我明命

惟武曰嘻君命可辱我執我節抵我能收抵則弗乳節亦靡隳越十有九年乃復來歸昔者之往其顏如脂今之還矣皓髮白鬚表裏純忠終始全節震名殊邦功顯帝室彼陵彼肆其罪天通彼之視武野鼠神龍國孰無臣臣孰無仕凡百有位鑒此眞軌

文章惟三代爲古春秋次之戰國次之西漢又次之然三代之文若易、書、詩可法而不可擬擬之則猶荆楚之稱王矣可法而可擬者其惟左傳、長書、史記乎華川王先生悼斯文之彫弊閔士習之卑穴以振起爲己任於是推其得於經術者託之著述自西漢上至春秋凡擬其文總若干首其義宏其辭雅寘諸左邱明、劉向、司馬遷諸人篇籍中蓋無愧焉昔子朱子讀曾文定公所擬制詔稱其軼漢、唐而逼典謨世復有朱子未有不以稱文定者而稱先生也友生眉山蘇伯衡謹書

作文要有依據原諸六經以爲之本博之百氏以達其趣考之史傳以挈其歸夫然後融會貫通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如郢匠揮斤庖丁游刃有不知其所以然之妙往往出語逼眞古人未嘗規規然體帖蹈襲如唐人之於書鈎臨摹搨以致其點畫之似昔楊子雲之擬易王仲淹之擬經皆未免爲識者所議蓋聖人之作本於無心而後儒之術出於有意也吾友華川先生蚤從文獻黃公游以能文名近年所造益臻邃密固已超軼漢、唐而浸淫三代矣集中擬秦、漢諸文尤爲卓絕初未嘗有意於古而自不能不古也惜余衰暮之秋志氣凋落乃辱咸池大濩鏗鏘交奏於窮愁寂寞之鄉一洗夫山林陳腐之

陋何其幸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子充之謂矣趙良恭識

王忠文公集卷十一

擬元列傳二首

許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也金大安己巳生於河南之新鄭七八歲受學鄉師授之書輒不忘嘗問其師曰讀書將何爲師曰應舉取科第爾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因謝曰吾不能爲若師矣十餘歲時有異人款門謂其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全他日必名冠天下人間富貴不足道也歲大祲民飢易子而食而衡聞人有書即往借觀之其父危之每與俱往人咸厭其迂稍長舅氏爲縣典史衡從授吏事參摭名義考求立法之原而是時徭戍繁迫民不堪命衡因不忍見即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矣父母知世亂欲使習知占驗之術爲避難計因從占候之家得見尚書疏義悉手鈔之由是刻意墳典攷求帝王爲治之本聖賢爲學之要一言一行必質諸經雖當亂離之際人亦稍有從游者歲壬辰北徙渡河隱居大名尋復遷居于魏時竇默有異能亦居魏最知敬衡每相過從則終日危坐出入經傳以及諸子百氏釋老醫卜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姚樞時方以道學自任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衡往蘇門求之得易程氏傳春秋胡氏傳書蔡氏傳詩朱氏傳與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之書讀之深有所契皆手錄以歸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爲未然今始聞進學之敍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

學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爲入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則取向所授受簡册悉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諸生敬畏持守唯謹而衡亦篤志厲行以身先之隆寒盛暑皆不廢也謂吾自傳伊洛之學心與理融終夜以思手舞足蹈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歲庚戌復留蘇門與樞居相比以便講習明年樞赴召衡乃獨居蘇門講學至是年四十有三而任道之意始篤矣歲甲寅世祖居潛藩遣使聘衡而廉希憲方宣撫關中奏授衡京兆提學力辭不受不能强也中統元年世祖既正位宸極卽詔徵衡至上京上問其所學對曰學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耳上嘉其實自是侍上左右多所陳納二年復詣上京平章王文統方秉政深忌姚樞竇默輩獨謂衡素無因緣弗憚也至是默力排文統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乃始疑衡陰黨之五月除樞太子太師默太子太傅衡太子太保外若尊之內實使之疏默以與文統勢相軋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執不可曰禍福不足計也道爲重耳且近代師傅太子相見之禮師傅西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今能從否不然是師道自我而廢也乃相與懷麻詣闕下控辭數日始得請改授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衡既拜命復以疾辭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明年復召赴闕至則假館道院凡權貴相延致悉謝不往而姚竇二人者則日相過從劇論竟日乃罷中書左丞張文謙最稱好賢樂善以古道爲己任自初見衡卽請執弟子禮衡拒之乃止每衡之出處必爲反覆導達上下之意時其進退久速而調護之至元改元復辭歸懷州六月卜築將遷居忽迅雷起中

堂電火滿屋家人驚仆衡正色危坐弗爲動二年十月召詣闕首陳雷震事不宜見上不許有旨入議中書省事以疾辭丞相安童素慕衡名德即其舍候謁退謂左右曰若輩自謂與許先生相去幾何蓋十百而千萬者也是豈矜繳之可及者也三年上在衡州後山召衡諭曰王以道爲惡賓漢卿言之而卿獨不言孔子之道豈其若是省中事雖嘗以命卿而卿猶未悉朕意今復用面命其尚爲朕黽勉從事以毋負所學安童尚幼若未更事卿謹輔導之嘉謨嘉猷先告安童以達於朕朕將親擇焉衡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有深臣平生雖讀其書所得甚淺今既蒙特命敢不罄竭所知言之所不知者亦不敢强也安童聰明有持守告以古人語言無不領解臣苟有所知嘗即告之但慮中有間之者則難行耳臣入省之日淺淺見如此惟陛下明察自是數訪問治道每見必以太平責之衡乃陳時政五事其一曰立國規模前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者如魏如遼如金能遵用漢法故享國長久文治可觀今國家當行漢法事在不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勛貴一旦使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從亡國之俗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之富貴與學校練甲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如臣等輩皆足以任此在陛下篤信而固守之耳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矣其二曰中書大要仕者宜預俸祿使資奉養未仕者宜定條式俾就銓敍則可無失職之怨外設監司糾察汚濫內由吏部考覈資歷則逾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仕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祿可得而差次矣至於貴家

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戶口之制。皆宜早定。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則在執政得人與不得人耳。其三曰爲君難。踐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爲君難之道也。舉其要。則修德、任賢、愛民三者而已。此之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成矣。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欲其不欺。非衣食以養其生。禮義以養其心不可也。徒患法令之不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思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之民。歸諸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自兩郡下及州縣。皆設學。自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與灑掃應對。以及治國平天下之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相成。亦復非今日比矣。其五曰愼徵。上悉嘉納之。衡每有奏對。上常令善譯者譯其言以進。或譯言不能逮其意。上輒自更定之。居亡何。辭有疾。不復入省。求還家養疾。詔許之。四年冬。仍召至闕。居久之。六年。奉詔與左丞張文謙、贊善王恂同議官制。乃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行之有弊者。皆所不取。自省部臺院監司郡縣。內外百司。聯屬控制之體統。后妃儲藩。隆殺之等差。悉圖爲定制以聞。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上前曰。臣之所爲辭者有三。一則臣一介書生。遽當大任。非勛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望。二則無德無才。不

能辦國家之大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與陛下聖謨神算。不能脗合。陛下直以虛名。誤加采擢。臣若不自度量。冒當聖恩。必旋至悔咎。上曰。此事出自朕意。卿無復多讓。衡辭之再三。上命左右扶之出。左右掖之曰。有旨令先生出矣。出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出省耶。上曰。出殿門耳。後連日又懇辭。皆不允。是時尚書省立丞相阿合馬顓權恣爲。威福衡乃撫其蠹國害民等事。具奏之。阿合馬欲以其子典兵柄。衡持不可。以謂國家大權。兵民財三者。父位尚書。典民與財。而子又典兵。權太重。所宜慎。上曰。卿慮阿合馬反耶。衡曰。阿合馬不反。而有反之道焉。自古奸臣。未有不由權重而反者。上以語阿合馬。阿合馬詰衡曰。公何以言吾反。衡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耳。君卽不反。何故由此道耶。阿合馬由是深銜之。或語衡。先生寢處無所防。設有橫逆。奈何。衡曰。聖天子在上。寧有是。設有之。亦命也。吾何暇他計哉。居歲餘。力以疾辭。上令舉人爲代。衡奏曰。用人者天子之柄。不斷自宸衷。則啓人臣覬覦之漸。臣不敢奉詔。八年四月。除集賢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方衡在中書時。嘗奉旨教蒙古生四人。後增七人。至是有詔京師及四方願受學者。俱得預其列。卽南城樞密舊院以爲學。而國學之建於是始。衡自開學家事悉以諉其子。賓客至。皆謝不接。謂學中若復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人或見怒。謗止一己。訓誨學者。此上命。不敢慢也。衡以爲蒙古生質樸未散。視聽專一。培養數年。足爲國用。而是時年已六十有二。病日益增。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及弟燉、劉季偉、品端善、鎧安中、白棟、皆驛

致館下爲伴讀。使與之劘磨浸潤以相成。或問衡曰。先生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門生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衡教授諸生。凡講解經傳。懇款周詳。苟未領解。則引證設諭。必使通曉乃已。自算數字畫。及投壺習射。拜跪揖遜。進退應對之節。靡不俱習。諸生或有疑問。則爲之喜見顏面。因語之曰。書中無疑能以爲有疑。有疑能使之無疑。學斯有得矣。衡嘗言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爲教者。固當存心寬容也。今國學大體雖務嚴密。而其中節目。須且寬緩。大概人品千萬不齊。遽難以强之。學記自一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始終節次。不可苟且致。故教人不止因其才。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蓋教人與用人不同。用人、用其所長。而教人、教其所短也。其待諸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而開牖之。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愼其萌孽而防範之。故皆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凡從之學者。悉爲成材。卒皆爲世用矣。十年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去。而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召至上京議事。面請還鄉里。上命廷臣議其去留。姚樞謂衡之出處。關世道之汙隆。今日直當以聖賢之事待之。則合辭奏之曰。國學之建。三年于茲。教法嚴謹。諸生問學有進。今衡控辭。實以年老疾多。而上世數喪未葬。此人子之孝道。宜賜允從。乃得旨而歸。既歸。簡絕人事。平居課僮僕。事耕墾而已。十三年七月。修授時歷。廷議以衡精通歷理。詔起衡領其事。十五年三月。除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至是上眷愈隆。每北還。卽問衡起居狀。病則賜杖給藥。十七年春。歷成入奏。皆跪奏事。上令衡起。賜坐勞問

久之秋疾益進有旨令南歸除其子師可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十八年春疾甚醫者診之曰偏陽謂之疾今六脈皆平先生其瘳乎衡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且不起矣遂不服藥頃之稍間適當時祭奠獻如禮既徹曳杖于門曰余心抨抨然瞑目久之曰死生何異乎乃歌昔賢所爲歌歌畢奄然而逝俄而雷電晦暝大風拔木城中士民無老稚皆往哭其門朝野之人識與不識莫不哀傷以爲斯道斯民其不幸乎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死後愼毋立碑但書許衡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至是從治命葬而無碑既葬四方學者有不遠數千里來哭墓下者蒲人王楫衰絰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歟楫曰吾師也藝術之師歟賓主之師歟吾猶懼乎報之無從吾將以媿夫王通氏之門人耳衡天資宏毅卓然有守當艱難窮阨之時其操益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飢渴之得飲食而於榮名世利畏之若探湯終始表裏一本於誠敬故天下信之無異辭聞君命未嘗不卽起然卒亦未嘗枉尺而直尋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爲己任氣象雍容言雖切直而無忤也出入禁中衛士輒舉手加額曰是欲堯舜吾君民者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道出羣物之表身備四時之和胸中浩然純乎天理而動靜語默周旋出入之頃無非至教天下之士聞之者知敬望之者知畏親之者知愛遠之者知慕而視其進退仕止爲朝廷之重輕其身任斯道之寄如此翰林承旨王磐德望蓋世少所許可然獨敬禮衡每與語輒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無能爲役也及聞訃歎曰斯道其不幸矣朝廷設賜謚先生非文正無爲易名者衡嘗以魯名其

齋。上自朝廷。下逮遐陬異域。皆稱之曰魯齋先生。而不復稱其官。其所著書曰小學大義。曰讀易私言。曰孟子標題。曰四箴說。中庸說。門人集其說曰語錄。衡薨。年七十三。制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曰文正。皇慶三年。詔從祀孔子廟廷。

臣禕曰。聖賢相傳之道。自孟軻既歿。無所傳受。至宋而程顥、程頤氏兄弟者出。乃有以續其不傳之緒。及朱熹氏作。而其傳復續矣。元興。許衡繼起。則又續所傳於朱氏者也。當其被遇世祖。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而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作人而用之。乃首建國學。而衡自中書罷政。爲之師。衡之教學。一本於聖賢之爲道。攝禮樂之微權。以通其用。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於是彬彬然悉爲成材。而數十年間。號稱名卿賢大夫者。多其門人矣。嗚呼。使聖賢之學。大被於斯世。而至于今。學術以正。而人心以一者。伊誰之功也。是其繼往聖。開來學。功殆不在朱氏下。況乎程氏朱氏未嘗得君以行其道。而衡則蓋遇聖君。居相位。而有以堯舜其君民矣。嗚呼盛哉。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也。生有異質。不爲兒童戲。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之學。時錮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皆同學。州西紫金山。而秉忠與翁爲同志友。以故守敬就學秉忠所。秉忠學通天人。守敬學之。悉得其旨要。而又兼承家學之懿。故其所造。有異於尋常。年十五六時。得石本蓮花漏圖。即能準其式爲之。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爲之。尤極其精。順德城北有石橋。歲久爲泥潦所沒。無能知者。

守敬輒審其地形而求得之。人以爲神。中統三年。文謙爲中書左丞。薦守敬習水利。且精制度。有巧思。徵詣闕。召對稱旨。乃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揚州還河。以避浮鷄淘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爲三渠。引入城東。可灌溉其地。其三。順德灣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卽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灣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灌溉。尙有漏堰餘水。東與舟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溉田。亦可一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太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上覽其奏。喜曰。成吾國家之務者。其斯人乎。卽授提舉諸路河渠。明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計溉田可九萬餘頃。兵亂之後。廢壞淤淺。守敬爲行視。因故道而濬導之。更立閘堰。役不踰時。而諸渠皆通利。夏人德之。爲立生祠於渠上。二年。遷都水少監。入奏言。臣向自中興還。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杏泊兀郎海。古渠甚多。皆可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東流。穿西山而出。是

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可溉田利甚博。兵興以來。典首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道。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納其議行之。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皆服其識。十二年。丞相伯顏總師南伐宋。議立水站。詔守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衞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悉如其言。十三年。都水監併入中書工部。除工部郎中。是歲。改修新歷。立局以庀事。先是秉忠言。大明歷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宜在所立改。未及用其議而秉忠歿。至是江南平。天下混一。上思其言。遂舉行之。詔守敬與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而文謙、易領其事。前中書左丞許衡亦參領焉。守敬乃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於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原所造。與此處天度不符。比量南北二極。差約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宜盡攻其失更置之。及擇高壇之所。造木爲重棚。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得。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是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日有九行。合而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其象非眞。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闕凡。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

星晷定時儀。其器凡有十三。又作正方按九表、懸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圓異方渾蓋圖、月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攷。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乃進所造儀表式。於楊前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及夕。上不爲倦。因奏唐開元間。僧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其可考者。今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廣。必多方測驗。而後日月交會分數時刻之不同。晝夜長短之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之不同。可得周知。上可其奏。乃置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而出。先從南北取直。立表以測景。南海、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影。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成、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

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瑤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歷成守敬與諸太史同上奏曰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至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三十一年鏐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月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鏐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惟我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測到實數所攷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影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

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凡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鐄宋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攷定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丁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準算。起自丁丑正月、至乙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至今。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幷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不的者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歷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蓋自漢太初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法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

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格。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爲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推變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趾。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是歲有詔頒行新歷。賜名授時。於是歷雖已頒。而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猶未有成書。會太史卒。守敬乃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注式十二卷。二十二年。陞太史令。遂奏上其書。又爲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行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攷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攷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利便者。或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或謂濾溝自麻峪可達尋麻林。上命守敬裁度之。其言灤河者。至中道不可行。而言濾溝者。亦以石阻舟不可通。皆罷。守敬乃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

一言京城運糧河不用一晦泉舊源別引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河每十里一置閘北至通州凡爲閘七距閘里所止重置斗門互爲堤閼以過舟止水上覽其奏甚喜有旨令速行乃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庀事於二十九年春明年秋告成賜名通惠河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倡而守敬指授之其建閘處往往地中得舊置磚木人謂非偶然先是通州至京城陸運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及是舟運既通公私便之是秋上自上京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特賜守敬錢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欲於澄清閘稍東引水與北堰河接置閘麗正門西流舟楫得環城往來事不果行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成宗用廷臣言開錢幡竿渠召守敬至上都議守敬言山水頻年暴溢渠堰非廣五十步不可而執政者吝於工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上北狩會大雨山水下注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上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使用其言豈有此耶守敬以年老累請謝事不允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獨守敬以先朝舊臣朝政賴以施爲不許其請其後凡翰林太史官不致仕蓋自守敬始守敬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其學所最長者曰天象衍數水利事功初守敬之在西夏也嘗溯窮河源又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溉土田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與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

遠而流峻急京師之水去海甚近而流舒緩其言皆信而有徵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乃用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乃積年日法寫分換□之說皆所不用其所爲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具今且九十年無分毫差者舊儀悉多蔽礙且距齒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謂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環距端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至爲切密八尺之表夏與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爲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唐一行雖嘗疑之而未之有改守敬乃爲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橫梁每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視舊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又嘗造七寶燈漏每大明會置殿中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造櫃香漏及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行幸所用又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二十有五皆刻木爲衝牙轉相撥擊上爲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如天左旋環則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又欲依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氣密室皆究極其妙而未就也王恂以學自負者也每詣守敬見其匠制輒深歎服之許衡學爲世師語及守敬則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故生斯人也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臣禕曰自古國家之興相與鞏丕基而宏大業者固資龐臣碩輔之力而又必有博識特見之君子通天

人之學而明於術數事功者出其間以致夫彌綸之用然後一代之治可得而成焉觀乎世祖之世若錢秉忠、竇默、王恂、郭守敬是已守敬視諸人雖稍後其尤稱宏博而傑特者乎夫自金宋以來學者務攻辭章以譁世而取重鮮有措諸實用者況乎天象術數水利事功之故當世不講久矣而守敬獨能任其絕學精神心術之所及度越古人遠甚用能成一代之制而示百王之法元之爲國於是繼古帝而無媿矣嗚呼賢才之生天實使之夫豈偶然哉

擬元儒林傳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有在宋紹興間以孝行聞者父疾禱于天乞以車代而父疾亦尋愈喪母廬于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爲孝感郡上其事改其鄉曰純孝云履祥之將震也其父適以事留城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也已而眞虎復升屋大吼既寤語人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子已生因以祥名之履祥生有異姿年十六從學郡闡補博士弟子員居二年試中補太學生既乃自悔其非屑舉子業不事取尚書熟讀而精究之年十九知嚮濂洛之學於是鄉先生何文定公基王文憲公柏其學得朱熹氏之傳乃介其友王相登文憲之門受業焉初見請問爲學之方文憲曰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既又因文憲以及文定之門自是游從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凡天官地志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類悉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而於

四書五經。尤大有發明。謂古書有注必有疏。朱氏於論語、孟子製集註。多因門人之問。有所更定。其問所不及者。容有未備也。及其於事物名數。或以爲非要而略之。乃皆爲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曰論孟攷證。朱氏於大學既爲章句。又作或問。而後之學者。尚有疑焉。乃隨其章第。衍爲疏義。以暢其支。申爲指義。以統其會。早歲嘗註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有悟。盡斥衆說。獨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正字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曰尚書表註。小戴禮樂記。鄭元目錄。謂十一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孔氏正義。謂鄧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者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中又各自爲章。總三十四章。履祥以爲疑。反覆玩繹。見其十一篇者。節目整然。而正義所分。固猶未盡。乃爲之一加段畫。而指義顯白。無復可疑矣。司馬氏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鄧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說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繆於聖人。不足傳信。且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無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壁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勒爲一書。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二卷。既成。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徽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

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氏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既復自志其書曰荀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吾述作之微意也履祥負其絕稟濟以精識於凡載籍悉加點勘平居涵濡於義理以踐修爲先務事事物物咸致其體驗之功何氏之所示曰審察克治王氏之所示曰涵養充拓服之終身常若有不及者家故貧中歲依二氏爲重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履祥以謂治喪之禮四方所觀瞻則方攷按禮制而爲之議曰爲師服者弔服如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欄俗服也今之服緦功以上者用之生絹鉤領之衫俗今之服緦麻者亦用之服今緦麻之服是不得同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存焉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爲弔服昔朱子之服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爲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爲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氏朱氏皆云用極細布則深衣布用苧代麻久矣其緣則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服除之服爲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巾代之而加絰於冠可也加麻之絰緦服之絰也今用緦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緦服之帶也今用細苧可也所謂疑衰擬於衰者也文憲乃與治

喪者首遵用之而履祥因復考深衣之制爲之外傳及文憲歿履祥率門人制服如初鄉人乃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之重如此履祥夙有經世大志嘗出游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因進牽制搗虛之策輒弗售謝歸及既陷危乃思其言而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於用矣宋既改物遂潛晦不燿里居教授間出講道郡城受業者恆數十百人學者不敢字之因其所居在仁山之下稱之曰仁山先生大德七年卒年七十二元統二年列祠學宮侑食何王二氏至正七年賜謚曰文安

許謙字益之婺之金華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實學于胡文昭公瑗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元豐間居吳之笠澤尋又徙婺遂占籍焉父覓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之子爲子卽謙也謙甫能言母陶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莊重如成人既長遭國亡而家亦破自力於學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讀之所涉向博而有疑無所從質聞鄉先生金履祥深明道學之要其學得於王柏氏何基氏而何氏學於黃文肅公榦黃氏之學朱氏之學也乃委己而學焉於是履祥年已七十而謙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蓋自其登金氏之門卽以聖賢之學爲己任師弟子間口授指畫盡得其相傳之奧閱四年而金氏歿謙乃益加充闡自得者爲多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有不可通卽不敢强於儒先之

說所未安者亦不敢苟同也其讀四書集註章句有叢說敷繹義理惟務平實其言曰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願其立言辭約而義廣讀者或得其粗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曲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讀詩集傳有名物鈔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搜遠索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時與蔡氏不能盡合每誦其師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讀春秋三禮有溫故管窺春秋大義凡數十百條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攷訂求聖人制作之意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中歲以還於易尤深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嘗謂士之爲經苟句讀有不明則義理滋晦其事若小所失蓋甚大也其於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且謂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書成以示其友張楓爲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世儒者言災異之興消復之術皆欲近修人事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吉凶之應其猶影響有國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凡其爲書俱已行世其述作大旨具見序引文多不盡載謙於天

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爲博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而異端之說必洞究其蘊奧其教學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切內外殫盡爲學者師四十年門人殆千餘人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唯恐後之部使者數列其行義于朝郡舉茂才又舉遺逸以應詔皆固辭江浙鄉閭嘗請持文衡亦辭不就然雖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丁未簒惑入南斗向己而行蓋應在吳越是歲大祲謙憂之貌加瘠或謂曰先生豈食不足耶而貌瘠甚何也答曰今公私匱乏道殣相望吾食寧獨飽耶迨其晚年身任正學之重海內多士視其安否以爲斯道之隆替焉後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交友來會葬者若干人因其自號以題其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郡府祠之于學宮至正七年賜謚曰文懿部使者及御史復建言宜專立祠事乃卽郡城東作祠祀何氏王氏金氏及謙曰四賢書院二子元亨皆篤學世其家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孔子乃集其大成宋周程氏者作復續斯道之統而道南之學由楊時氏一再傳爲羅從彥氏李侗氏至朱熹氏又集其大成者也然孔門羣弟子唯曾氏之傳得其宗曾氏以其所傳傳之子思子思以傳之孟子一出於正焉朱氏之徒亦衆矣得其宗者惟黃榦氏榦傳何基氏基傳王柏氏柏之傳爲履祥爲謙其授受之淵源如御一車以行大達如執一籥以節衆音推原統緒

必以四氏爲朱學之世適亦何其一出於正粹然如此也程氏之道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許氏而益尊用使百年以來學者有所宗鄉不爲異說所遷而道術必出於一可謂有功於斯道者矣大抵儒者之功莫大於爲經經者斯道之所載焉者也有功於經卽其所以有功於斯道也金氏許氏之爲經其爲力至矣其於斯道謂之有功非耶

古琴操

春秋時晉大夫有從事于外而不得養其母者作皇天操

皇天至仁冒下土兮林林總總各獲其所兮我獨何爲不得以養其母兮育我鞠我亦已太苦兮養之弗時我何爲者兮自我徂征離此膝下兮有食孰以食疾痛其孰摩撫兮我之念母心焉如縷兮母之念子亦豈寧處兮皇天之毒我其終我祐兮

右皇天操凡十韻

戰國時楚臣有忠其君而被竄逐者作江漢操

江漢滔滔注于東只豈惟江漢百川朝宗只臣之事君所盡者忠只臣忠之蓋見謂爲狂只我君聖明如日正中只豈弗臣察其或未遑只抑臣實有罪盍反諸躬只自今以往矢益竭衷只臣雖身遠臣心上通只臣心之通君終臣容只謂臣不信江漢其同只

右江漢操凡十一韻

越操二首并序

越人周君之居有曰蓮花方丈者鉅公畯人既多爲之賦咏吾友胡仲申氏又用楚音作越歌二章以貽之夫越之山水勝矣秦望雲門姑置勿論卽郡城言之臥龍之山隱然中踞其外則鑑湖之水散而爲陂渠雲樹烟波與闉闍相映帶浙東諸郡莫或及之故晉江左以還衣冠之流於焉畢止及宋南渡以後鐘鼎之家尤盛於茲於是其流風遺響今皆不可復見而山光水色今古不殊攬者蓋不能無慨然之思矣予閒臥龍一名種山越大夫文種事越王勾踐既滅吳成功而勾踐賜之死其墓在山上故山以得名鑑湖周回三百十里唐元宗嘗以一曲賜賀知章知章棄官徒步歸鄉里爲道士有請故也周君之居前直種山下俯鑑湖其讀書寫畫之餘最好鼓琴予因爲種山鑑湖二操遺周君仲申之歌音韻幽遠庶幾郢人之寡和者故不復襲用其意云

仇我者吳覆我家邦君之辱矣臣死則當臣敢愛也以有宗祀以身嘗吳庶雪君恥吳既沼矣越則弗沼豈臣之功君實有道功臣之難君不臣全今君死臣臣其敢寃

右種山操

湖水悠悠有澄其波中洲何有有蒲有荷維荷有華載靜以芳其葉灑灑可以爲裳維波之澄實同我心

返我初服。以濯我纓。彼世之濁。孰止乎足。世不我知。反以我爲獨。

右鑑湖操

來歸操 并序

士君子遭世亂離。其能保身而全名者。鮮矣。此出處所爲難也。東漢之季。管幼安避地遼東二十年。及天下既定。乃始來歸。晉當義熙末。不能國矣。陶元亮用是託督郵之故以行。而歸去來辭作焉。嗚呼。二子豈所謂能保身而全名者耶。溧水劉君。有道之士也。往歲避兵。攜家寓浙東。淪落久之。因爲縉雲郡博士。今干戈既戢。乃棄官奉母。復歸乎故鄉。迹其出處之節。殆合乎二子矣。予竊嘉之。爲作來歸操以述其志。云。溧之水。有魴有鮪。溧之士。有秩有秬。我胡不歸兮。以釣以耔。奉我老兮。有母撫我穉兮。有子。我今其歸兮。于溧之涘。我思古人兮。處世之否。惟求其志兮。豈必乎仕。古人何爲兮。庶吾其企。來歸之樂兮。樂其有已。

瓊響操 并序

瓊響者。古琴名。宋內府故物也。其腹題云。慶歷五年。臣道士衞中正奉聖旨斲。崇寧四年。臣馬熙先奉聖旨重修。宋既納土。是琴亦入貢于元。世祖皇帝用以賜其臣廉恆陽王。王歿爲家廢。杭人徐氏以重購得之。今復歸于嘉興濮氏。金華王禕爲作瓊響操。因以貽濮氏。其辭曰。

鈞天奏兮帝所。玉交振兮。思耿耿其愁予。託餘聲兮遺下土。帝有命兮。淫哇不得使爲伍。海天冥冥兮月

在宇，感幽微兮鸞鳳舉．紛百靈兮扈營而來扈．至音兮焉窮．千齡兮萬古．

烏傷操并序

般陽王德茂葬其親嚴州烏龍山之陽．而築廬墓左以居焉．大夫士咸爲取蓼莪之義以賦詩．蓋嘉其能孝也．嗚呼．王君誠能孝者歟．昔吾烏傷當秦時有顏氏者．葬其親而躬負土焉．羣烏畢集銜土以助之．烏吻皆傷．因名縣烏傷．予其縣人雖習知顏氏事而行不能無愧．故聞德茂之能孝而心爲之惕然．爰作烏傷操．其辭曰．

生我者天．天實罔極兮．哀哀人子．曷報厥德兮．既壞而樹．匪躬則劬兮．有相維烏．其尾畢逋兮．我親我喪．烏亦何與．兮曾有銜土吻血不顧兮．烏豈有知．有以致之兮．哀哀人子．如何弗思兮．

王忠文公集卷十二

孔子廟庭從祀議

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澹臺滅明至孔鯉七十一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邱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於聖人之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邱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邱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于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列所謀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是也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修、眞德秀、魏了翁是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既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並起歷秦至漢諸儒繼作然完經翼傳局於顓門之學而於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仲舒於其間號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於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强遵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君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民到于今賴之則所以尊崇聖學者其功殆不在孟子下以荀況

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何也秦火之後聖經闕逸漢儒收拾散亡各爲箋傳而偏學異說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爲說滋蔓去聖既遠莫可攷證學者茫昧不知所歸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於正義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傳註聖經者較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羊而黜周王魯王弼註易而專尚清虛害道已甚然在祀列胡獨至於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於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爲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況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爲道學之倡蓋其爲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於仁義雖勳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及光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上下自聖道不行世儒徒知章句以爲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修與仲淹同時實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諸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爲精至其欲刪諸經正義識緯之說一歸於正尤有功於聖道其爲言根乎仁義而達之正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之於萬世至於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每目之爲文人夫文以載道道因文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可少之哉然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修之立名皆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既列從祀則此二人固決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

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緒而程頤兄弟承之道統於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四子皆有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氏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於是眞德秀魏了翁並作力以尊崇朱學爲己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眞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纘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又當繼朱氏而列於從祀者也及元興許衡起於北方尊用朱氏之學以教人既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吳澄起於南方能有見於前儒之所未及孝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隱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於禮經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眞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於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按祀法有功於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於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闕焉此甚不可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舉而明之固於今日矣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晳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於顏孟爲四侑東坐而西向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逆莫此爲甚聖人之道在於明人倫而先自廢亂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爲重然子必當爲父屈昔魯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爲逆祀今孔氏曾氏父子之失序非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今當降居於曾晳孔鯉之下又司馬光於程顥程頤爲先進張載於二程爲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定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

周、二程、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遂據以爲準乎是故司馬光張載今當陞居於程顥程頤之上若夫荀況揚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況乎禮文之事自儒者出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與祀而未稱於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之議也是用疏其爲名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之君子有所采擇云

泉貨議

天下之物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貨者言其用其制先有銅錢後有楮幣銅錢之制自五帝三王下更歷代莫之有改其爲法最古而楮幣之制所謂關會交鈔者又所以權錢而行金宋之末造也之二物者握之非有補於暖也食之非有補於飽也而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命之曰衡有國家者恆賴以爲生民之大命而不能以一日廢一日或廢則國家之命幾乎息矣故曰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國朝因時制宜襲近代之法一切用鈔而錢盡廢不用自中統至元鈔之行且一百年中更至大雖嘗改法然旋亦卽復舊乃自頃歲以中統交鈔重其貫陌與至元寶鈔相等並行京師復鑄至正新錢使配異代舊錢與二鈔兼用其意殆將合古而達今而不知適以起天下人心之疑夫中統本輕至元本重二鈔並行則民必取重而棄輕鈔乃虛文錢乃實器錢鈔兼用則

民必舍虛而取實。故自變法以來。民間或爭用中統。或純用至元。好惡不常。以及近時。又皆絕不用二鈔。而惟錢之是用。而又京師鼓鑄尋廢。所鑄錢流布不甚廣。於是民間所用者悉異代之舊錢矣。嗟乎。二鈔者。國家之所用。而民則以爲棄物而弗之用。舊錢者。國家未嘗專以爲用。而民爭相寶愛而用之。是天下之民。反操國家之柄。而國家之命。已下制於民。泉貨之弊。莫此時爲甚矣。詔旨屢飭禁令愈嚴。民頑然相視而弗之恤。而上之人亦坐視其法之弊。舉無策以捄之。民情所至。如水就下。勢之趨向。不可復遏。是故善爲天下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以爲利。上之人何故而不爲。今外宰相得承制行事。亦既審察民情。卽江浙省府治鼓鑄。累月之間。國用頗賴以資給。則其爲效。固有不可誣者。然其所鑄。乃當十大錢。止用于杭城。而不足以行遠。間有流布諸路者。民亦易視之弗信。泉貨之弊自若也。愚竊以爲今日鈔法。宜姑置弗問。而錢法當在所速講。錢法之議有二。一曰廣開鼓鑄。二曰罷鑄大錢。考之史傳。漢郡國皆得鼓鑄。而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唐亦卽出銅所在置監。天下鑪九十有九。宋鑄錢總二十六監。而諸路所鑄。其數多寡各有差。其法皆爲不可廢。賈誼所謂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者。此謂不可使民私鑄爾。非謂官不當廣鑄也。夫錢便於貿易。而銅不便於轉輸。轉輸不便。故卽其所出而鼓鑄。貿易相便。故隨其所在而流布。此勢之必然。而國朝至大中。亦置江淮等六監。此可見鼓鑄之開當廣矣。自周景王、楚莊王欲鑄大錢。其臣卽以爲非。漢之赤仄。以一當五。王莽之大錢五十。蜀之直百。後周之

當千唐之乾元後唐之永通宋之熙寧皆爲當十大抵一時苟且之爲張商英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爲害甚明蓋大錢質輕而利重利重故盜鑄者多質輕故寶愛者少小錢費厚而利均費厚故盜鑄者少利均故貿易者平此亦勢之必然以歷代大錢皆旋踵而廢而至大大錢今亦存者無幾此可見大錢之鑄當罷矣由是言之鼓鑄不可不開而監局之置不可不廣大錢不可不罷而小錢之鑄不可不多爲今之計無踰此者且今江浙地大物衆省府鼓鑄固必仍舊其浙東西江東閩中諸路宜各斟酌所在分置監局或一州二州即爲一鑪而凡所鑄錢必以漢五銖唐開元金大定宋大觀及今至正小錢爲則其大錢更不復鑄夫鼓鑄廣則造錢多而人易致小錢多則稱物均而人知貴易致則其用不匱知貴則其行可久推而放之其法將徧諸天下而準固不特江浙一省而已至於權銅有禁尤當加嚴宜如唐制佛像以鉛錫土木爲之唯鑑磬釘環鈕得用銅餘皆禁絕又民間所有銅皆得入官官爲鼓鑄除工本之費更取其三而以七歸于民而又鼓鑄之際關防嚴密制作精緻定其輕重而有度平其出納而有常如是則今日之錢始可流於地上而異代之錢將不銷而自廢矣於是國家之命得以伸於民民生而由之而可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莫此爲便匡今之弊以復古之道爲計宜無踰於此者上之人豈亦不是之思誠思之顧胡爲而不亟於行也抑嘗因是復有其說古者三幣珠玉爲上黃金爲中白金爲下後世或爲二幣秦制黃金以鎰爲名及銅錢是也今誠使官民公私並得鑄黃金白金爲錢隨其質之高下輕重而定價之

貴賤多寡使與銅錢母子相權而行當亦無不可者且今公私貿易若於銅錢重不可致遠率皆挾用二金藉使有司不明立之制而使之用公私之間有不以之爲用者乎是則用黃金白金爲錢與銅錢並行亦所謂因其所利而利之者也或者顧謂廢錢而用鈔實祖宗之成憲而於術數之說爲有符今唯用錢無乃稽之典章驅之圖讖有相乖違者乎是不然天下之法雖聖人不能使之久而無弊及其弊也固未嘗無法以捄之變而通之存乎人焉耳而可泥於拘攣之見偏於尋常之論哉記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夫弛而不張張而不弛要皆非先王之所以爲天下者弛之張之與時宜之斯爲善矣嗟乎當今時事之急可言者衆矣然孰有急於泉貨者故述斯議庶上之人得採擇焉

七出議

禮大戴禮本命篇妻有七出不順父母無子淫妒惡疾多言竊盜是也而又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與更三年之喪前貧賤後富貴是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後世之議者或曰婦人不順父母淫妒多言竊盜其爲罪而見出宜也若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而去之非禮也聖人之制禮豈其若是嚴甚哉故七出定爲五出於禮爲稱也曰聖人之制禮嚴與寬蓋並用也惟其嚴也故有以合乎天理之公惟其寬也故有以順乎人情之正寬嚴相適而制禮之意得矣今自七出言之無子惡疾固婦人之不幸也而出之若過乎嚴矣然三不去者婦人孰無之使其無子惡疾矣而或其有所取無所歸也與

更三年之喪也。前貧賤而後富貴也。則固不得而去之也。是又未嘗不寬甚也。夫夫婦之配偶。人倫之本也。聖人之制禮。其必審於此矣。故曰。寬嚴相適。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爲中也。或曰。惡疾、無子而或有是三不去者。固不去矣。使或無是也。則其出也。庸豈其罪歟。曰。妻道二。一曰奉宗祀也。一曰續宗嗣也。二者人道之本也。今其無子。則是絕世也。惡疾。則是不可與共粢盛也。是義之不得不絕者也。夫不順父母、以其逆德也。淫、以其亂族也。妒、以其亂家也。多言、以其離間也。竊盜、以其反義也。五者、其惡德之見絕於人者也。無子之絕世。惡疾之不可與共粢盛。二者、其惡德之見絕於天者也。其於義所當絕。均也。或曰。古者諸侯、一夫人。六姪娣。兩媵。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藉使妻有惡疾、無子。則固有妾足以生子而奉祀矣。必妻之出也。曰。禮莫重於嫡孽之分。所以培化本而窒亂源也。庶孽正嫡。家國之禍。莫不由茲。苟因妻有惡疾、無子。而成庶孽之寵。以啓爭奪之禍。是家國之大不幸也。又況庶人有妻而無妾。其爲不幸也尤大。夫因婦人之不幸。而致家國之大不幸。輕重之際。聖人故有以權衡之而謹其始矣。然則以惡疾、無子而出妻。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者也。或曰。禮者、先王教人之具。律者、聖人御世之準。故禮虛文而律實法也。七出之文。雖載於禮。而五出之法。今著於律。奚爲其不可也。曰。禮與律。非二物也。禮者、防之於未然。律者、禁之於已然。皆緣人情而爲制。禮之所不許。即律之所不容。出於禮則入於律也。惡疾、無子之當出。其著於律。歷代相因。未之有改。由人情之所同也。禮律二者。均爲聖人之所制。其輕重之際詳矣。七出之

目。胡獨於今而廢之也。故嘗論之。夫婦之道。以義合。以禮成者也。其成也。則納之以禮。不合也。則出之以義。聖人之所許也。禮載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守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敎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大夫以下出妻。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居。敢不敬領以俟命。是其進退之間。從容遜順有如此。先王因其義之不得已。而禮之不可免。所以存其辭而不廢也。是故孔氏之家。三世嘗出妻矣。使果以出妻爲難也。然則聖人非歟。由是論之。徇私情。暱細惠。不知禮義之大節。謂婦人無子、惡疾爲不當去。而欲減七出爲五出者。可謂野於禮也已。

宋景濂像贊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睟。衣冠雖昔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戴叔能像贊

蕭蕭乎冰雪之姿。濟濟乎山林之服。萃和氣以中充。藹高標而外肅。蓋其著述之富。有年于茲。而進修之勤。惟日不足。將自致乎儒林、文苑之間。庶幾繼往哲之芳躅。

趙子常畫像

形癯而體胖神清而氣完躬其純美之質奮乎强盛之年如不勝衣而學將以成乎己似不能言而心勤以合乎天人徒見其長往於林壑而孰知其上希於聖賢也耶

韓君畫贊并序

韓君致用名謂其先爲安陽人宋建炎初從南渡家于會稽故君今又爲會稽人焉韓氏故宰相家儁爵析圭光顯累世時殊事異雖世祿弗延而其後人皆自立於學以世其道德維君生于名閥克有淑質其於學問殆若夙成出入元徼上下今古所謂明體適用有本有文者也然其智識超融襟度宏敞厭薄世故而不以累於外扃絕私欲而不以蔽其內等軒冕如桎梏嗜泉石如膏肓不爲物先而恆瞠若乎其後又豈所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耶會稽佳山水有五雲溪者山水尤勝君乘輿即遨遊其間因自號曰五雲生故或論其趨尚幽隱遺棄氛垢操特立獨行之節懷長往不返之志類乎疾物以矯情高棲以危行者矣予竊以爲君之自處雖不累於物然未嘗不與物交者也遠而不攜邇而不迫非有道之士安足以及此哉君與予游交誼爲厚知君之深宜莫予若覩其畫像形諸贊辭其辭曰

恂恂韓君秉德不渝不剛以撓不柔以紆不抗乎高不淪乎汙維執其中與道爲徒相其外矣溫恭其軀梧竹之標形容則癯相其內矣心清而虛縣鑑止水神明孔腴華利之區榮名之塗世非我遺我則靡趨

銷聲養粹。其情舒舒。既純既完。不肆不迂。保厥所有。有而弗居。逍遙而遊。遊乎物初。我覩若人。實與道俱。彼昏不知。攘權競譽。身爲物役。民沒斯須。自遏其躬。亦任以愚。韓君恂恂。是鑒是圖。何以昭之。我言不誣。

福寧王尹贊并序

史氏之法。於死節死事之辨。有輕重之權衡焉。蓋以爲人之死雖同。而所死有不同。死事者。一時變故之所激。夫人或能之。至於死節。則非見義明而識理正者不能也。豈所謂非死之難。處死爲難歟。抑所死雖不同。要皆不可不謂之能死歟。國家混一百年。承平之盛極矣。乃自頃歲。寇盜竊發。名都大邑。殘廢殆盡。然其間守土之臣之能死者。固班班然可數也。以吾所聞。閩、越之間。其能死者。得二人焉。得死事者一人。曰崇安縣尹彭君庭堅。得死節者一人。則福寧州尹王侯是已。侯諱伯顏。字伯敬。濱州沾化人。身長八尺。美儀度。倜儻有大志。嘗語人曰。世治爲良臣。世亂爲忠臣。庶無媿此生耳。弱冠。游京師。受知駙馬荊王王拜丞相。行省湖廣。辟侯知印。歷宣使。滿考。調永之祁陽、湖之烏程兩縣尹。皆以治最聞。陞信州推官。平反冤獄甚多。至正九年。有詔遴選守令。侯用薦者以朝列大夫尹福寧。越再期。政化大孚。十二年春。除福建轉運鹽使司副使。時盜賊充斥。且逼州境。侯因留不行。曰。福寧民猶吾子耳。吾忍舍之去乎。乃募民兵。訓練爲備。又諭鄉民。各團結自相保。十一月庚辰。賊入境。侯及中子相引兵與戰。敗之。已而賊大集。侯還守州治。壬午。賊攻西門。侯奮身率先力戰。賊稍卻。俄而馬中流矢。遂墜地。被執。賊首謂侯曰。公廉能名素著。

欲屈公仍尹此州何如侯罵曰吾受天子命守茲土義當殺賊今乃敗政有死爾寧能從賊反耶賊怒强之跪侯曰此膝可斷不能跪賊賊愈怒令左右毆之侯嚼舌噴血賊面大罵曰吾失守茲土義當死反賊殺我卽殺何毆爲然我可殺愼勿殺吾民也會賊執監州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州尹同拒我也侯又大罵曰起兵者實我非監州且吾起兵滅賊爾何名拒耶吾生不能殺賊死當爲神必汝殺矣賊愈益怒侯遂遇害臨刑神色不變立而受刃出血盡白頭墮而體不仆時年六十矣死後數日面猶如生民無老稚號哭晝夜不絕賊亦悔殺侯有毒蜂如雲屯賊庭民請葬侯尸尸葬而蜂散賊中時時見侯引兵入州治見者皆驚蹶而賊首無疾輒自斃侯之旣死也相尋亦被執賊欲使之官相曰吾與爾賊義不共戴天願欲事爾耶亦死之相妻潘亦被執賊首欲亂之潘慟哭曰吾以失所天死固其所豈以身受辱卽絕不飲食及其二女亦皆死焉嗚呼若王侯謂之能死其節非歟傳稱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非侯之謂歟侯不惟自死能盡節而子若婦悉秉節以死豈忠義固皆天性歟徵諸史氏之法誠在所深取是用備敍其事且係之贊用著今日爲國死難之有人爲人臣之勸云爾贊曰

矯矯王侯萬夫之雄孰爲大節爲臣死忠爲臣死忠遑卹厥躬維躬可殺名不可毀死而不朽是謂不死嗚呼王侯英風千祀

潘先生畫像贊

氣清神腴。德容藹如。深衣大帶。端拱徐趨。臨雍拜老。則李躬桓榮。用儒飭吏。則兒寬仲舒。故其進爲邦家之龜鑑。退爲郡國之範模。古之所謂鄉先生者。豈非斯人之徒歟。

自贊畫像

讀古人之詩書。被今人之冠服。其見於外。或乃謂爲有餘。然存諸中。吾自知爲不足也。

趙敬德畫像贊

氣雖腴而能清。體雖癯而實偉。律度以禔其儀容。規矩以制其操履。當其方壯也。玉雪姿質。咸謂異代之王孫。錦繡文章。共稱當世之學士。及其垂老也。收斂英華。沈潛義理。藹乎西漢之醇儒。儼然東魯之君子。慨鄉學之無幾。庶斯文之在此。尚千載以自期。詎百年而遂止。

蘇伯夔像贊

眉山之裔。潁濱之支。受才孔碩。發聞于時。方其仕也。如漢仲舒。以儒飭吏。佩玉而趨。及其止也。如晉淵明。棄官而歸。田拂袖而行。鄉之典刑。始終無疵。七十非老。尚覩期頤。

寧山贊

山之爲物。寧則其體。自元氣之肇凝。卽一形之永峙。厚重而能安。蘊蓄而無匿。是故前聖論爲仁壽。大易象其艮止。猗歟君子。厥德孔似。齒既尊而歸然。爵愈崇而屹爾。欲處世以長存。爰在物而自擬。豈不以壽

者寧之功止者寧之理吾殆見其將登于空同而齊年於廣成子矣

虞先生戴笠圖贊

猗文靖公青城山樵繼百年之學術擅一代之文豪當其舒英揚翹際乎熙朝紬書東壁之府載筆西清之曹摛天藻以洒翰摛宮錦而爲袍雖方朔金馬之避世太白金鑾之應詔曾何足儷峻而聯高及其挂冠神武返乎林皐竹簟茅屋之閒曠葛巾野服之逍遙病臥秋風日著茂陵之稿行歌春夢時攜儋耳之瓢睨八極而志隘曠千載而神超蓋其進也負道義如邱山其退也等富貴猶毫毛百世之下覩茲遺像亦可想見其風標也已

端本堂頌并序

皇帝卽阼十有七年爲至正九年冬詔以皇子春秋日長宜親師就傅以知學拜諭德贊善各一員文學二員仍命以翰林學士直學士待制兼其職復置正字司經各二員卽興聖宮西偏故宣文閣改曰端本堂以爲隸學之所乃十一月九日皇子始就學其禮皇子坐於皇帝位之右而左向其左設師傅之位諭德以下以次左坐而右向復置几其間以奠裕宗皇帝所誦聖典比授經則別設授讀位司經正字執經導皇子及諭德以下各就授讀位相向坐授畢乃復本位而宗親大臣子被選爲伴讀者凡十人竊惟儲貳者國家之本而親師就傅以知學又儲貳之本也是以古先哲王登崇主鬯以尊宗廟而重社稷莫不

選天下端士孝弟博文有才者以衞翼之輔導以經義而納之軌物故其見正人聞正論行正道左右前後莫匪正直用能養其德成其器以基天下之命所謂端本者也惟我有元自太祖皇帝肇興武功聿成厥家世祖皇帝誕敷文德大造區宇列聖相繼重基累搆益茂武烈以纘天序子子孫孫承之無疆肆今皇帝陛下躬其聖神傅有大器夙夜兢業以修太平持盈守成有周成之風清淨寡欲有漢文之懿雖甚盛德蔑以加矣以故克享天心多歷年所顧念宗社萬世之計在定國本思有以衞翼而輔導之端本之堂于是乎建斯蓋國家之盛典一代之宏規推較古今無所與讓贊述之作其可以已臣愚不敏庸敢拜手稽首而獻頌焉其辭曰

興聖之宮皇帝攸居前殿後閣東西萬廬有翼者堂在殿西廡厥堂何爲皇子來處維時皇子是爲國本以承宗社繼體維謹輔養聖功貴早有圖猶本在木必培其初皇帝曰嘻汝其就學前模往訓用益汝覺皇子敬恭來處于堂彝文曠典以莫不彰良傅碩師左右挈提吉人正士前導後規仁義之原成敗之迹經史在列式受敷繹廣廈細旃諷誦從容狗馬聲色靡接於躬日就月將通覩緝熙朝斯夕斯聖敬並躋前星有光于以增之少海既潤于以凝之國本既端國本斯定神器有歸祇迓天命乾健而正離繼而明規重矩疊丕開太平稽諸綿代亦有遐則博望之置承華之闕處有非地厥就乃卑維今端本孰盛與夷巍巍我元葉萬年億歷祚延洪係在今日於維斯堂擁休蓄靈邦家之基永永是徵

日月山祀天頌 并序

臣聞惟天子得祭天而祭天必於高邱古之制也聖元龍興肇基朔漢遂建大號以臨天下然國俗本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牲品尚純帝后之宗戚助祭非此族也不得與焉報本反始之意可謂出於至誠者矣當太祖天造之始東征西伐禮文之事固未暇遑太宗戡金之五年歲在戊戌時中原甫定卽命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取曲阜太常雅樂暨其歌工舞節與樂器俎豆祭服至於日月山及憲宗二年壬子之歲秋八月始卽日月山以祀天推太宗睿宗配焉既又用元措言並祭昊天后土始大合樂一代禮樂之興肇於此矣當其時羣臣奏對之際上問禮樂何始左右以堯舜爲對則其所以立神基肇人極者聖謨睿略何其宏遠也按日月山國語云哈剌溫山在和林之北實祖宗興王之地古者王者祭天則日月從祀日居東月居西今天子祀天茲山而山適以日月名此其嘉符瑞應開萬世無疆之基者尤可徵不誣也厥後世祖定鼎于燕首建廟室成宗于國南郊肇立圜邱武宗躬行祼享英宗復置鹵簿至于文宗爰祀郊邱肆今天子踐位以來郊邱祀天禮凡薦舉前作後述歲輯月增容物典章煥然畢備彌文之盛無復有加原其所自則日月山之祀固其權輿哉竊觀漢唐之君間能稽古禮文祇舉郊祀必有儒學之臣鋪張妍辭揚厲楙實相如之歌杜甫之賦載諸簡册亦足稱談國家鉅典之與豈漢唐拘陋侈靡之制能望後塵宜有頌詩形容盛德列諸昊天成命我將思文之什視周有光焉臣愚職在翰墨不能自已敢再

拜稽首而獻頌曰。

眞元烈烈。乘乾奮興。皇基北鞏。神旅南征。西域咸屬。中原畢平。大勳遂集。王業斯成。白旗九斿。植于龍庭。以朝萬國。以接百靈。憲宗御極。三葉是承。布德沛澤。宣威抗稜。土疆日辟。未及戢兵。稽古禮文。次第以營。禮有拜天。國俗所仍。潤飭繡黻。禮儀用精。二年八月。郊祀肇行。禮行何所。大山是升。大山伊何。日月爲名。阯亘千里。勢壓八紘。因山祭天。匪高不憑。乃憑高邱。以對蒼冥。皇帝齋祓。秉心兢兢。臣工執事。祇戒愼矜。瞻彼崒峩。大輅爰乘。輦道肅塵。羽衛列星。玉弭金戚。庶旄翠旌。幄殿幔室。如雲之凝。陟降下上。奠珪薦牲。珪則有邸。牲則有辟。氈席蒲藉。匏爵瓦登。至敬不飭。大樸無形。爟火焜煌。鍾律和鳴。禮備三獻。樂終九成。紫烟鬱空。瑤光燭冥。羣陰解剝。朝陽霽澄。風馬雲車。來燕來寧。天其右之。顧歆德馨。上帝既鑒。先祖亦聽。降祥降康。如岡如陵。叶氣旁魄。景燦昭明。一代鉅典。於焉足證。後聖既作。祖武之繩。重規疊矩。制度益宏。昔漢制祀。甘泉是稱。六天雜讖。眞僞混并。豈若我朝。追古合經。熙事訖竣。純嘏具膺。維天子聖。維天子誠。天授神策。以莫不增。億萬斯年。不圖是貞。小臣作頌。爰昭聖能。

興龍笙頌 并序

臣聞王者功成作樂。樂者、竟功德之具也。是故其功大者其樂備。用以薦之郊廟則神享。施之朝廷則羣臣和。使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成流。以故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民遷善。至於含生異

類之物亦莫不感動而不知所以然所謂情深而文明氣盛而神化者也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皆由事與時並名與功偕不相沿襲而一代之制興焉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惟我世祖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函夏神功聖德度越百王功成治定乃肇置大樂以用諸朝廷其器有曰興龍笙者實上所自作或曰西域之所獻而天子加損益焉者也其制爲管九十列爲十五行每行縱列六管其管下植於匱中而匱後鼓之以鞴自匱足至管端約高五尺仍鏤版鳳形繪以金采以圍管之三面約廣三尺加文飾焉凡大朝會則列諸軒陛之間與衆樂並奏每用樂工二人一以按管一以鼓鞴以達氣出聲以叶衆音而樂之奏成矣其制之宏鉅歷古所無誠足以彰顯功德垂示永世而學士大夫顧未嘗摛藻掞辭以形容其盛美非闕典歟臣愚不揣微賤輒爲之頌雖不敢儗諸時邁執競桓賚之列蓋庶幾漢世樂府之遺意焉其辭曰

巍巍聖元龍興朔土於皇世皇誕統區宇南諧北燮東賓西旅聿昭聖文丕布神武寶歷是膺玉燭爰撫德麗功隆超軼今古乃章功德乃立樂府乃作雅笙厥制維鉅巘谷掄材后夔審矩列管九十如簫斯竪管以貫植匱由鞴鼓鞴動氣應手按聲吐挹抌擫掄牽連絡組高五尺餘廣三尺許黃鐘本宮蕤賓叶呂清不過商細不逾羽變聲振厲鳳韻紆紓妙音之達蕭寥容與有如臣子仰事君父臣聲之暢雄渾包溥有如圓穹覆冒海寓抑揚合調闓闔諧譜唱和章夏導揚韶濩大音斯完神人樂胥王會之辰穆穆帝所

天臨黼座雲映華籩仙仗既班大樂爰舉朱干玉戚崇牙龍虡鐘鏞瑟琴亦有柷敔於維茲笙獨貫樂部鈞天普奏九成咸序四靈畢來百獸率舞陋哉斯制哇俚淫蠱筦篌篳篥於律何取侯今之制孰盛敢伍微臣作頌式配有瞽於萬斯年仰憲皇祖

續丹扆箴 并序

官箴王闕古之誼也唐李衞公獻丹扆六箴于其君立意措辭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其殆有所諷刺而規君於得失箴誡之誼者矣然其言之猶乏剴切君子病焉禕不自揆因掇衞公之餘旨取夫善可爲訓惡可爲戒而人臣所難言者極言之作續丹扆六箴

天運不息昏昕有恆有恆伊何宵終則明人君體天夙興在廷宵向終矣君胡不興宵終不明天運乃愆宵終不興君斯違天珮玉晏鳴荒淫用宣雞鳴而起大舜稱賢

右宵衣箴

維衰與冕君服堂堂以朝以祭視瞻所宗玉衣示侈商祚以亡估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華若未過靡孰知禍殃鮮不職此皇王所戒不物不軌三服罷官著美惇史

右正服箴

爲天下君職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壤奠式陳貢獻無藝喪亂之因淫聲冶色使君聾瞽

奇物異品竟亦何補卻蛤焚裘爲事非鉅儉德著聞齊風堯、禹。

右罷獻箴

臣言劇君如批逆鱗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臣豈求益凡以益君君弗臣聽匪愚則昏從君轉圜是謂能改。

一事十諫庶無後悔聖維堯、舜芻蕘猶采拒諫遂斥不敗奚待。

右納誨箴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則易知心實難見心之奸邪陰運潛變審之察之貴在能斷秦斯豈訐唐杞非諛欺君誤國面是心殊此而弗辨家國淪胥知人則哲欽哉聖謨。

右辨邪箴

春秋謹始大易知幾思患預防必防其微莽卒篡漢貂終危齊惟微弗防遂至噬臍不觀堅冰其初履霜滔天之水實由濫觴惡過無小雖小勿將積之久矣社覆宗亡。

右防微箴

漢部刺史箴并序

漢興六世孝武皇帝以雄才大略稽古立制乃元封五年夏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以督察郡國是時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初置交阯、朔方二郡及冀、幽、幷、兗、徐、靑、揚、荆、豫、益、凉爲州十三刺史有常治所常以秋分

行部所察六條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招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凡非條所問即不省居部九歲者舉爲守相其秩六百石及成帝綏和元年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州牧秩其二千石位次九卿其後或稱刺史或稱州牧不常厥名而九卿或出領之其任要益重矣自夫黃帝建官首立四監唐虞任人厥建羣牧則州伯之設所從來尚矣維漢即十三州置部刺史實古牧伯之任秩雖輕而職甚重員雖簡而治則繁誠得官人之意故當其時必有率職盡規以繼虞人九州之作者惜無傳焉敢用追述本旨爲之箴曰

漢繼古帝承秦紹周郡國有守視古諸侯用以理民民用得職宣化承流以輔皇極流塞化梗民則愁嘆孰其作非使我民怨乃稽古制乃任牧伯乃置刺史督察郡國孰爲督察奉詔六條依條以按有罪孰逃厥秩六百厥員十三匪輕匪簡是臨是監維時郡國有不嚴憚望風懷聲撫職知勸顧維刺史其責孔艱何以自獻亦有瞽言惟皇憲天冒下惟仁同仁一視作天下君君之于民必務矜惻被以漏泉奠以磐石俯垂清問虞舜之賢視之如傷姬文則然自古哲王爲官擇人曷爲擇人凡以爲民君則仁矣臣職乃修

臣職之修。斯民之休。維聖有言。民爲邦本。牧臣司憲。敢告旒衮。

唐起居郎箴 并序

起居郎、古左史也。人君動則左史書之。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記善惡以志鑒誡。自非擅良史之才者。其孰能明公議以取信於萬世乎。故人極天下之尊。而公議所以攝人主。公議極天下之正。而史官又所以持公議者。粤自成周。左右史始置。及漢乃有起居注。魏、晉起居注以著作掌之。有其職而無其官。隋初以吏部散官檢書正字掌起居。後又謂古有內外史。今著作如外史。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卽內史省置起居舍人。至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門下。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矣。按唐六典。起居郎、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歷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年終則授之國史而撰述焉。其職切密而清要。朝夕侍上。當有獻替之言。竊效官箴王闕之義。博稽史氏之本末而爲之箴。

若稽前聖。敬畏是崇。夙夜厲精。思儆厥躬。爰立史官。厥分左右。人君之動。左右所守。執簡珥筆。以伺起居。立于螭坳。記注謹書。是是非非。明指善惡。不回以阿。不訐而略。正色立朝。直筆何疑。曰腕可斷。筆不可私。

萬世公議。具在尺牘。維是攸司。衆所欽矚。君舉必書。臣職之虔。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影出於形。跡出於履。盍愼其徵。盍謹其始。當宁臨御。一日萬幾。千里之謬。由於毫釐。德之休明。登我王道。勒諸簡編。儕美墳誥。與居無節。羣行或頗。謗書徒咎。累德已多。人君一身。宗社所寄。善惡之分。成敗所繫。屋漏不愧。室闇勿欺。兢兢業業。念茲在茲。敬之敬之。用輯衮職。史臣司筆。敢告執載。

閒止齋箴 并序

在易。兼山之卦。其辭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背者人所不見。而身者我之所固有。庭者地之至近。而人者身之所必交。止於所不見。而不獲其身。則忘我矣。卽至近之地。而不見其人。則忘物矣。忘我。則我不累於物。而中不出。忘物。則物不能以累我。而外不入。中不出。外不入。斯其爲止之至乎。錢唐張君子英。所居之齋。其名曰閒止。雖用陶靖節詩語。而止之爲義。實本乎艮。然艮之彖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矣。君之止於閒。非所謂止其所耶。金華王禕因推是說以爲之箴。庶幾懿戒之意云爾。箴曰。

莫靈爲人。非與物同。而弗自克。乃欲是從。欲動於中。物誘于外。物欲交蔽。行己斯悖。營營蚩蚩。孰知所止。能知所止。是謂君子。其止何如。忘我與物。忘物不入。忘我不出。物我兩忘。彼此無累。曷貞曷悔。斯止之至。止之至矣。則與道俱。豈與道俱。與天爲徒。恂恂張君。有粹其德。曰止于閒。不競于力。相在爾室。爰處爰居。

從容暇豫求遂厥初先民有言尙不愧于屋漏名言孔昭敢告左右

思學齋箴 并序

思學齋者徐德齡氏讀書之室也書曰思曰睿又曰維學遜志務時敏六經之言思學莫先於此矣至吾夫子始並舉而屢言之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之類是也夫深思以索之所以明諸心也力學以求之所以徵諸身也人之至於聖賢者職是而充之焉爾然則思學者豈非進德之要歟予不佞因箴以諗于德齡尙亦因予言而益加勉哉箴曰

君子進德莫先于思心雖孔靈匪思莫知亦既知矣仍力于學日用云爲式效先覺既明于心復徵于身知之行之如車兩輪進而無息乃底成德厥德克成聖賢爲一無息之道取法於天誠以本之終日乾乾聖謨孔昭勗哉君子敢陳吾私用告籩史